



11

保4
5983
10-8



保 4
號 5983
卷 10-8



西漢會要卷四十八

宋 徐 天 麟 撰

民政三

置三老 賜帛附

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
 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
 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 本紀
 文帝十二年詔以戶口率置三老常員 本紀
 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掌教化 百官表
 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大等循行天下諭三老孝弟

以為民師本紀

賈山曰天子之尊養三老于太學親執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餽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賈山傳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項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為力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

非夫子無所聞于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高紀武帝遣司馬相如曉諭巴蜀責三老以不教誨之過

司馬相如傳

戾太子發兵誅江充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上怒甚

壺關三老茂上書竊以為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辰太

子傳

王尊為京兆尹坐免湖三公乘輿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曰著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王尊傳

王尊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請以身填金隄水波稍却白馬三老奏其狀制詔秩

尊中二千石同上

黃霸守潁川吏民興於行誼賜三老爵及帛黃霸傳

韓延壽守馮翊有昆弟訟田延壽曰咎在馮翊移病不聽事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韓延壽傳

賜三老帛

高祖以十月賜酒肉見上

文帝十二年遣謁者勞賜三老帛人五匹本紀下同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賜縣三老帛人五匹鄉三老人三匹

宣帝元康元年加賜三老帛

四年加賜三老帛人二匹

甘露三年鳳皇集新蔡賜新蔡三老帛有差

元帝初元元年賜三老帛人五匹

五年賜三老帛人五匹

永光二年賜三老帛

建昭五年賜三老帛

成帝建始元年賜三老錢帛

綏和元年賜三老帛

尊高年附 賜帛

文帝元年詔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

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師古

日稟給也鬻淖糜也給米使為糜鬻也以豈稱養老

之意哉具為合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

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本紀

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賈誼

傳師古曰一子不事蠲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

武帝建元元年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

四月詔民年九十已上已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武帝元狩元年詔曰朕哀夫老眊孤寡鰥獨或匱于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有寃失職使者以聞

元帝初元元年遣使存問耆老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

成帝永始三年臨遣大中大夫嘉等存問耆老並本紀

賜高年帛

武帝元狩二年遣謁者賜年九十已上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

元封元年加年七十以上帛人二匹

二年賜高年米人四石

宣帝地節三年加賜高年帛

元康二年賜高年帛

三年賜高年帛

神爵元年賜高年帛

四年賜高年帛

五鳳三年加賜高年帛

甘露二年賜高年帛

元帝初元四年賜高年帛

永光元年賜高年帛

成帝鴻嘉元年加賜高年帛

永始四年賜高年帛

平帝元始四年賜高年帛以上並本紀

賜孝弟力田錢帛附賜簡

孝文十二年遣謁者勞賜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

二元本紀下同

後七年遺詔賜孝弟力田金錢帛各有數

武帝元狩元年賜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帛人三

匹

宣帝元康元年加賜孝弟力田帛

四年加賜孝弟力田帛人二匹

甘露三年鳳皇集新蔡賜孝弟力田帛

元帝初元元年賜孝者帛五匹弟者力田三匹

五年賜孝者帛人五匹弟者力田三匹

永光二年賜孝弟力田帛

建昭五年賜孝弟力田帛

成帝建始元年賜孝弟力田錢帛有差

綏和元年賜孝弟力田帛

哀帝卽位賜孝弟力田帛

宣帝神爵四年黃霸治行第一潁川孝弟力田皆以

差賜爵黃霸傳按紀云一級

成帝建始三年賜孝弟力田爵二級

河平四年賜孝弟力田爵二級並本紀

恤鰥寡孤獨

文帝十三年賜天下孤寡布帛絮按賈山傳云出帛十萬匹以賑貧民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存問致賜鰥寡孤獨帛人二

匹絮三斤縣鄉卽賜毋贅聚

六年遣博士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

自振業者貸與之

元封元年加孤寡帛人二匹

二年賜孤獨米人四石

五年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

六年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

太始三年賜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宣帝卽位賜金錢鰥寡孤獨各有差

地節三年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
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
千石嚴教吏謹視遇毋令失職

元康元年加賜鰥寡孤獨帛

二年賜鰥寡孤獨帛

三年賜鰥寡孤獨帛

四年正月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
鰥寡

三月加賜帛鰥寡孤獨各一匹

神爵元年賜鰥寡孤獨帛

四年賜鰥寡孤獨帛

五鳳三年加賜鰥寡孤獨帛

甘露二年賜鰥寡孤獨帛

三年鳳皇集新蔡賜鰥寡孤獨帛

元帝初元元年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

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

五年賜鰥寡孤獨帛二匹

永光元年賜鰥寡孤獨帛

二年賜鰥寡孤獨帛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

下存問耆長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

成帝建始元年賜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差

鴻嘉元年賜鰥寡孤獨帛

永始四年賜雲陽鰥寡孤獨帛

平帝元始四年賜鰥寡孤獨帛以上並本紀

恤流民

漢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高紀

五年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

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

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同上

漢興大城名都民人散亡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

歸戶口亦息功臣表

景帝即位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本紀

武帝元狩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天子遣使振

貧民尚不能救乃徙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

秦中七十餘萬口本紀云七十萬五千口衣食皆仰給于縣官

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貨志

志

元鼎六年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令飢民得流就食

江淮間欲留處使者冠蓋相屬于道護之下巴蜀粟

以振焉同上

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

卿議欲請徙流民于邊以適之石慶上書願歸丞相

印上報曰惟吏多私需求無已去者便居者擾故為

流民法以禁重賦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

萬口蕩搖百姓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朕

失望焉石慶傳

宣帝本始三年大旱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本紀下同

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

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賜爵關

內侯秩中二千石本傳

成帝河平元年流民入函谷關天文志

四年遣博士嘉等行舉瀕河之郡避水它郡國者在

所冗食之謹遇以文理毋令失職本紀下同

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

鴻嘉四年流民欲入關輒籍納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罷安定呼池苑以爲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

西漢會要卷四十八

西漢會要卷四十九

宋 徐 天 麟 撰

民政四

徙豪族

高帝罷平城使婁敬往結和親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

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
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疆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
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婁敬傳

高祖九年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

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本紀下同

十一年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應劭曰太上皇思土欲歸豐高

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于
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
家于諸陵蓋亦以疆幹弱支非獨為奉山園也是故

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

為利豪傑則游俠通姦地理志

孝武建元三年賜徙茂陵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本紀

主父偃說上曰天下豪傑兼并之家亂眾民皆可徙

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上從之本傳

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本紀

下同

大始元年徙郡國吏民豪傑于茂陵雲陵師古曰時未有雲陵

當言雲陽

孝昭始元三年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

孝宣本始元年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徙平陵

二年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

元康元年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

孝元永光四年上為初陵詔勿置縣邑使天下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

孝成永始元年罷昌陵及故陵勿徙民

哀帝建平元年為初陵勿徙郡國民

長陵車千秋施讎

安陵爰盎馮唐籍孺閻孺

陽陵周仁田延年

茂陵張敞祖父杜鄴祖父董仲舒郭解杜周原涉祖父

雲陵黃霸

平陵鄭崇祖父平當祖父何並祖父朱雲魏相韋賢

杜陵杜延年尹翁歸張敞韓延壽馮奉世王商史丹田何蕭望之黃霸韋元成張安世

昌陵辛慶忌班況以上並本傳

奴婢雜錄附

高祖令民得賣子食貨志

五年詔曰民以饑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

紀本

文帝務勸農桑帥以儉節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食貨志

賈誼曰今歲惡不入請賣爵子食貨志注云賣爵級又賣子也

鼂錯勸文帝募民徙塞下募民以丁奴婢贖罪及輸

奴婢欲以拜爵者鼂錯傳

文帝時女子緹縈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罪刑法志

後國年免官奴婢為庶人本紀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本紀應劭曰吳楚七

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為官奴婢武帝哀焉皆赦遣之也

董仲舒說武帝曰宜去奴婢除專殺之威食貨志服虔曰不得

專殺奴婢也

其後府庫並虛迺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

增秩同上

及楊可告緡徧天下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

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

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宮官益雜

置多徙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

足同上

杜延年坐官奴婢乏衣食免官本傳

元帝時貢禹言官奴婢十餘萬游戲亡事稅良民以

給之宜免為庶人貢禹傳

成帝永始四年詔曰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多畜奴婢

被服綺縠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本紀下同

哀帝即位詔曰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

民多蓄奴婢田宅亡限其議限列有司條奏諸侯王

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

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諸名田蓄奴婢過品

者皆沒入縣官官奴婢年五十以上免為庶人

平帝元始三年王莽奏吏民奴婢田宅器械之品

雜錄

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

諸緣納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

而庶人得以衣婢妾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

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賈誼傳

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司馬相如傳

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鮑宣傳孟康曰黎民

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

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為廬蒼頭侍從因呼為廬

兒臣瓚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幘

家僮衛青傳臧獲婢妾司馬遷傳

僮使王莽傳奴客尹翁歸傳

僮騎

張敞傳又何並傳作童騎

傳婢王吉

私奴以千數

王商

僮手指千

巴寡婦清傳師古曰指千則人百

白衣

兩龔傳注白衣給官府馳走賤人

父御婢

夏侯嬰傳

庸保雜作

司馬相如傳

騎奴

何並傳

治豪猾

濟南閻氏

閻音

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

於是景帝拜邳都為濟南守至則誅閻氏首惡餘皆

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太府

邳都傳

義縱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

不拾遺

義縱傳

王溫舒由廣平都尉遷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

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今郡具私馬五十匹

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

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

盡没入償臧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

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

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嘆

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王溫舒傳

趙廣漢守京兆尹新豐杜建為京兆掾建素豪俠賓

西漢書卷之六
六
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
中貴人家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
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
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
之

廣漢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
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
惡郡中震栗无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
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
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
吏以鈇箠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
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
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
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

尹翁歸拜東海太守東海大豪郟許仲孫爲姦猾亂
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
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犯禁東

海大治

以上並
本傳

王尊爲安定太守出教告屬縣曰太守視事一月矣
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

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本傳

嚴延年爲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曰多道路張弓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卽爲兩

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迺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卽收送獄夜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本傳

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迺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讎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

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墓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尹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壹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記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籍死使輿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迺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貰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

尹賞傳

西漢會要卷四十九

番禺 王國瑞校
黎永椿校

西漢會要卷五十

食貨一 補代數言 天 麟 撰

墾田數

漢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
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
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
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
五百三十六頃漢極盛矣 地理志

限民名山

董仲舒說武帝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名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食貨志下同元光中令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

哀帝卽位師丹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迺可平文帝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今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代田

武帝末年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晦三師古曰併畝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畊田以二耜爲兩耜而耕廣尺深尺曰畊長終晦一晦三畊一夫

三百畝而播種於三畝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隴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儼儼芸除草也芋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能讀曰耐故儼儼而盛也其耕耘下

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

頃鄧展曰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晦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晦漢時二百四十步為晦古千二百

晦則得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緦田晦一

斛以上緦田謂不為耦者也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太

主諸陵有民故亦課田種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

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

種養苗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

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言換功共作也

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

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墻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

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韋昭曰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為公士以上

令得田公田優之也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宏農

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食貨志

假民公田省苑

漢二年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本紀下同

武帝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師古曰養馬之苑禁百姓芻牧今罷

之

昭帝元鳳三年罷中牟苑賦貧民

宣帝地節元年假郡國貧民田

三年詔池籩未御幸者假與貧民又令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

元帝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六月省苑馬以振困乏

二年詔罷小衡禁園宜春下苑少府飲飛外池嚴籩池田假與貧民

永光元年令民各務農畝無田者假之

哀帝建平元年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賦貧民

勸農桑

漢興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

食貨志

惠帝卽位減田租復十五稅一

鄧展曰漢初十五稅一中間廢今復之也

見本紀

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本紀

高后元年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同上

文帝時民近戰國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今背本而趨末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躬耕以勸百姓全文見食

貨志

二年正月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本紀

九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同上
鼂錯說上曰今海內為一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

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其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任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食貨志

十二年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

不明也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曰力田爲生之本也其以戶口率置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

道民焉

文紀

十三年二月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

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

本紀下同

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廛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景帝後二年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

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

三年春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

食物

本紀

孝景廢赦有司以農爲務

食貨志

武帝之初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

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

書之今關中之俗不好種麥願詔大司農使關中民

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同上

親耕籍田以為農先董仲舒傳

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本紀

征和四年上耕于鉅定本紀

仲舒又言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

後可善治也帝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為富民

侯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

過能為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食貨志

昭帝始元元年二月上耕于鉤盾弄田本紀

六年正月上耕于上林同上

元平元年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日者省用罷不急

官減外繇耕桑者益眾而百姓未能家給其減口賦

錢本紀

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蓄積食貨志

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

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耿壽昌請置常平倉以穀

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民便之

食貨

志

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同

元帝建昭五年三月詔曰方春農桑興百姓勦力自盡之時也故是月勞農勸民無使後時今不良之吏覆按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使失一時之作亡終歲之功公卿其明察申救之

成帝陽朔四年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爲首斯誠家給刑錯之本也先帝劭農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令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惰怠鄉本者少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

平帝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部一州勸農

桑以上並本紀

龔遂爲勃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籬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使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郡中皆有蓄積吏民富實本傳

召信臣守南陽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溉灌至三萬頃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田畔郡中莫不耕稼力田戶口增倍同

西漢會要卷五十一

西漢會要卷五十一

宋 徐 天 麟 撰

食貨二

水利 雜錄附

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
 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
 古為鹵兮生稻粱 溝洫志下同

韓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
 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注填闕之水溉焉鹵
 之地四萬餘頃收皆晦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

年名曰鄭國渠

右二渠雖非漢所開而漢實賴之故溝洫志敘述為詳

武帝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漑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漑田矣

河渠書

元鼎六年兒寬為左內史請鑿六輔渠益漑鄭國傍

高邛之田迺減御史稻田租令平繇行水勿使失時

溝洫志

太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漑田四千五百餘頃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

同上

雜錄

水衡都尉

張晏曰掌都水

屬官有水司空都水長丞

百官表

武帝時河東守番係言穿渠引汾漑皮氏汾陰下引河漑汾陰蒲坂下上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不利廢

溝洫志下同

其後有人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上令張湯子卬發
數萬人作褒斜道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其後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
故惡地於是發卒萬人穿渠引洛水至商顏下鑿井
深者四十餘丈井下相通行水穿得龍骨故名龍首
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

劉向以故九卿召拜爲中郎領護三輔都水本傳

息夫躬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彊兵今爲京師土地
肥饒可度地執水泉廣溉灌之利哀帝使躬持節領
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
省轉輸議不可成迺止

召信臣守南陽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
提閘凡數十處以廣灌溉歲增加多至三萬頃信臣
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並本傳

田租

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
見稅十五言貧人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田主也漢興循而未

改食貨志董仲舒疏

漢興天下既定高帝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
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食貨志

惠帝即位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本紀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中間廢今

復之

文帝十三年詔除田之租稅本紀

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食貨志按本紀書於

元

武帝元鼎六年上曰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眾細

民未知其利今內史稻田租挈重挈苦計反收田租之約令也不

與郡同郡謂四方諸郡其議減令吏民勉盡地利平繇行水

勿使失時溝洫志

昭帝始元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本紀注云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

取今始復舊占章瞻反

王莽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

疲癯咸出厥名三十實什稅五食貨志

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

漢氏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彊富人占田逾

侈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之一稅民輸大半之賦官

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彊之暴酷於亡秦氏上惠不

通威福分於豪彊也文帝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

適足以資豪彊耳

賜民租賦

文帝二年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武帝元封四年祠后土賜三縣及楊氏無出今年租賦

五年修封禪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

天漢三年修封泰山行所過毋出田租

昭帝始元二年詔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宣帝本始元年鳳皇集膠東千乘租稅勿收

三年郡國傷旱甚者毋出租賦

四年詔被地震壤敗甚者勿收租賦

元康二年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神爵元年幸甘泉所過毋出田租

甘露二年鳳皇集新蔡毋出今年田租

元帝初元元年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

二年郡國被地動災甚者毋出租賦

永光元年幸甘泉行所過毋出租賦

成帝建始元年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毋收田租

鴻嘉四年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

永始四年幸甘泉河東所過無出田租

哀帝即位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

平帝元始二年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並本紀

算賦

漢四年初為算賦高紀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八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

孝惠六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惠紀注云

漢律人出一算賈人與奴婢倍算

文帝民賦四十賈捐之傳常賦百二十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

武帝下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西域傳又蕭望之傳張敞曰先帝征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

武帝建元元年詔民年八十復二算本紀復二口之算也

元封元年行所巡至縣無出今年算本紀

宣帝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且勿算事本紀

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本紀一算減錢三十也

元帝時貢禹請民年二十乃算本傳

成帝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本紀注云本算百二十今減四

十為八十

口賦

昭帝元鳳四年詔母收四年五年口賦昭紀如慎曰漢儀注民年

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元平元年詔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同上

宣帝五鳳三年減天下口錢本紀

元帝時貢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

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

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

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貢禹傳

更賦

漢氏常有更賦疲癯咸出食貨志

昭帝元鳳四年詔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皆勿收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

戶賦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

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貨殖傳

軍賦

惠帝即位令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

西漢會要卷五十一
給軍賦他無有所與紀本

西漢會要卷五十一

西漢會要卷五十一

宋 徐 天 麟 撰

食貨三

算訾

訾算

景紀後二年服虔注云訾萬錢算百二十七

算車船

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車

本紀注云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

時公卿言異時算輶車有差請算如故非吏比者三

老北邊騎士輶車一算

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

而有輶車皆令出一算

商賈人船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

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食貨志

算緡錢

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緡錢本紀李斐曰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師古曰謂有儲

積錢者計其緡而稅之

公卿言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賈貨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

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瓚曰此是儲緡錢也故隨其用所

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諸作有租及鑄如滄日以手力所作

而賣之率緡錢四千而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

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木紀

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

於是告緡錢縱矣放令相告言也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

上大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迺分遣御史廷

尉正監分曹往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

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

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

畜臧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食貨志

楊可方受告緡義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

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棄縱市史記義縱傳

元鼎四年令民得蓄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

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食貨志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

故除告緡之令也

租六畜

武帝租及六畜西域傳贊

昭帝元鳳二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本紀文類曰往時有

馬口出斂錢今省如涪日所謂租及六畜也

翟方進請算馬牛羊本傳張晏曰馬牛羊頭數出稅算千輪二十也

雜稅

武帝太初四年徙宏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

關吏卒食本紀

軍市租馬唐傳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

市籍租何武傳

橐稅貢禹傳

海租食貨志耿壽昌白增海租三倍

海稅平紀注云海丞主海稅

給獻費

高帝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呈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

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

獻費本紀

以粟當賦

昭帝元鳳三年令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本紀師古

曰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菽粟當錢物也

六年詔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菽粟

當今年賦同上

募民入粟

鼂錯說文帝曰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

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者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

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人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熟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食貨志

武帝通西南夷道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同上

權酤

文帝後元年詔曰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為酒醪以糜穀者多與本紀

下同

景帝中三年夏旱禁酤酒

後元年夏民得酤酒

武帝天漢三年初權酒酤本紀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權獨取利也師古曰權者步渡橋今畧拘是

昭帝始元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權酤秋七月罷權酤官賣酒升

四錢

本紀按食貨志云宏羊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

鹽鐵

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

食貨志

孝惠高后時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

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吳王濞傳

班固贊曰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使其眾逆亂

之萌自其子興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

蓋防此矣

文帝後六年弛山澤本紀

董仲舒說武帝曰宜少近古鹽鐵皆歸於民然後可

善志也
食貨志

元狩中兵連不解縣官大空富商大賈治鑄鬻鹽財

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東郭咸陽孔僅

為大農丞領鹽鐵事以上元狩四年事五年大農上鹽鐵丞

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

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

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滄曰牢廩

是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

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欽左趾

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鑄故使屬在所

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
 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
 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
 用少饒矣少史作益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
 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眾
 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食貨志

元鼎六年拜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
 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鹽味苦器脆惡賈責或彊令民買
 之迺因孔僅言事上不說漢連出兵三歲費仰大農
 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食貨志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
 鑄鹽鐵還奏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
 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
 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誅其義
 有詔下終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
 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
 受辭造命顓已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
 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
 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
 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

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
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有
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
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
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為
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
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
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
名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顛行非奉使體
請下御史召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

夫終軍傳

元封元年桑宏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
下鹽鐵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
往置均輸鹽鐵官食貨志

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
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
下爭利視以儉節宏羊難以為國家大業所以制四
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食貨志

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召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
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毋與天下爭利御史大

夫宏羊以爲此迺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辨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矯當世反諸正彬彬然宏博君子也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德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徒何足選也

車千秋贊

宣帝地節四年詔鹽民之食而賈咸貴其減天下鹽

賈本紀

元帝初元五年罷鹽鐵官

本紀

永光三年復鹽鐵官

元紀食貨志云元帝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成帝綏和二年賜翟方進册曰百僚用度各有數君
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云云方進

自殺

翟方進傳

倚頓用鹽鐵起

邯鄲郭縱以鑄治成業與王者埒富

蜀卓氏用鐵治富

程鄭亦治鑄賈魁結民富埒卓氏擅鹽井之利期年
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用鐵治為業大鼓鑄家致數千金

丙氏以鐵治起富至鉅萬

並貨殖傳

西漢會要卷五十二

西漢會要卷五十二

宋 徐天麟撰

食貨四

錢幣雜錄附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贏餘以稽市物痛騰躍米石至萬錢匹馬至百金食貨志

高后二年行八銖錢

本紀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更鑄莢

錢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六年行五分錢

本紀即謂莢錢

文帝五年四月除盜鑄錢令

應劭曰聽放民鑄也

更四銖錢

本紀

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

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

本紀壞四銖造此也重如其文

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本紀

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元狩四年四十餘年從建元

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益盜鑄不

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今半兩

錢法重四銖而奸或盜摩錢質而取銖銖銖也錢益輕

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令縣官銷半兩

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其明年有司言三銖錢輕

輕錢易作奸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周郭其質合不

得磨錢取銖食貨志按本紀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今以食貨志考之乃罷三銖非

罷半兩通鑿考異亦云紀誤

元鼎二年郡國鑄錢民多奸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

京師鑄官赤仄

應劭曰所謂子細錢也如滄日以赤銅為其郭

一當五賦官

用非赤仄不得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

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

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人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爲之食貨志下同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

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要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

四品並行

此以後乃莽即真後事不復錄

雜錄

元帝時貢禹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于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以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

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
寒暑梓屮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橐稅鄉部
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
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
惑于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錢也疾其
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爲
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
帛及穀使百姓壹歸于農復古道便議者以爲交易
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貢禹傳及
食貨志
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

宜可改幣上以問師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

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

公卿議師丹
傳

錢禁

孝文五年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
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
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
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
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
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

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
入陷阱孰積于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
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
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
急而壹之虐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
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
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治鎔炊炭姦錢日多
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將
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
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
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
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于天下其爲禍博
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
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
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于耕田三矣銅畢歸于上上
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
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
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貴
而未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
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

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

食貨志

文帝除盜鑄錢令賈山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章下詰責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後復禁鑄錢

賈山傳

景帝立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人之

本傳

中六年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

本紀

武帝元狩中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民之犯者不可勝數

食貨志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自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白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白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

同上

白金皮幣

武帝元狩中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穀百數治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是時禁

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鉛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繪為皮幣按本紀元狩四年造白金及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其後官鑄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

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

食貨志

元鼎二年罷白金

紀武

西漢會要卷五十三

西漢會要卷五十四

宋 徐 天 麟 撰

食貨五

大司農錢 都內錢附

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腐敗而不可食 食貨志按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

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勿私以屬大農佐賦 食貨志

帝比歲擊胡大司農陳臧錢經用既竭不足以奉戰

士乃令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同上

孝武之世開玉門通西域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

用度不足迺權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

船租及六蓄西域傳贊

元帝温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王嘉傳

漢武庫兵器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

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母將隆傳

少府禁錢

漢興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

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食貨志

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食貨志按百官表少府掌

共養勞賜壹出少府母將隆傳

武帝出禁錢以振元元食貨志

西羌之師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賈捐之傳

元帝温恭少欲少府錢十八萬萬王嘉傳

水衡錢

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揚可

告緡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食貨志

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錢為平陵徒民起第宅本紀應劭

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耳縣官公作當仰

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為異政也

元帝温恭少欲水衡錢一十五萬萬王嘉傳

均輸平準

大農屬司官有均輸平準令丞百官表孟康曰均輸

者皆令輸其地土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它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也

元符中桑宏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

均輸以通貨物漢連出兵三歲費皆仰大農大農以

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澹之食貨志

元封元年宏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

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迺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

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初宏羊為大農丞固已稍稍置

均輸之法於郡國也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

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

下委輸均輸在郡國各轉於京師者也平準在京師總受天下之轉輸者也召工官治

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請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

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

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

以為然而許之一歲之中諸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

益賦而天下用饒同上

昭帝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

疾苦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宏

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食

志按桓寬鹽鐵論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
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
以相給運而便遠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師方
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
所利故曰平準則民不失職均輸則民不劬勞故平
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古之賦稅
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絀農人納其穫女人効其
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
閒者郡國或令民作絮吏留難與之為市利之所入
非獨齊陶之縑蜀漢之布也皆民間之所為耳而行
姦賣乎農民重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
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
賈侷利自市侷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
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

漕運

漢二年築甬道屬河取敖倉粟高紀

蕭何留收巴蜀使給軍食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本傳

漢初轉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食貨志

志

劉敬說高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固守獨

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

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劉敬說是也張良傳

武帝元光六年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

從渭上度六月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

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

可合三月罷得以損漕省卒上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

溝洫志按武紀元光六年

穿漕渠

通漕

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艱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東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底柱之東可毋復漕上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

償種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多阪回還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為然拜湯子邛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溝洫志

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餉率十餘

鍾致一石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繇此日麗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迺足

元封元年桑宏羊又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以上並食貨志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本紀

三年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毋漕本紀

宣帝即位歲數豐穰耿壽昌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

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漕事

果便食貨志

倉庾

太倉百官表司農屬官有大倉令丞三輔黃圖云大倉蕭何造在長安城外東南

武帝之初國家亡事太倉之粟腐敗而不可食食貨志

長安倉宣帝紀本始四年丞相以下上書人穀輸長安倉三輔黃圖云細柳倉嘉倉在長安面渭

水北古微西有細柳倉城東有嘉倉

甘泉倉張敞傳張敞為甘泉倉長

河東郡滎陽有敖倉地理志音義云敖本地名臨河有大倉

西漢書卷五十四

河東郡根倉涇倉地理志

河內倉汲黯傳汲黯矯制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

郡國諸倉百官表司農屬官有郡國諸倉長丞

常平倉

宣帝即位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蕭望之奏壽昌未足任上不聽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

便之 食貨志按宣紀五年穀常平倉

趙充國曰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

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

斛耳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充國傳

元帝即位天下大水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及常平倉

可罷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罷之食貨志按紀初元五年罷常平倉

西漢會要卷五十四

西漢會要卷五十五

宋 徐 天 麟 撰

食貨六

荒政

漢興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

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得賣子就食蜀漢食貨志

漢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高紀

文帝後元年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

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
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
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
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
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
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蓄之食焉者衆與細
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
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紀本
後六年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
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民得賣爵紀文

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如清曰賣爵級又賣子也見食貨志賈誼疏

景帝元年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
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陁無所農桑穀畜或地饒
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

聽之紀本

中三年夏旱禁酤酒

紀本

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
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食貨志

後二年令內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

食讀曰飲

徒隸衣

七纓布

索隱曰蓋合七升布

止馬春

正義曰馬碾磴之比也先時用馬今止之

爲歲

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

史記景紀正義曰造至也禁天下費米穀恐食不至歲造

七到反

後三年詔曰閒歲不登意為未者眾農民寡也其令

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

采黃金珠王者坐臧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紀本

武帝即位河內失火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臣過

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

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辜

上賢而釋之

汲黯傳

元狩三年勸有水災郡種宿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

者以名聞

紀本

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

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

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

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

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

食貨志

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饑

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

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

振救饑民免其厄者具舉以聞

紀本

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
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使者
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食貨志
昭帝始元二年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
所振貨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宣帝本始三年大旱郡國傷旱甚者民毋出租賦三
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盡四年

四年正月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
大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
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
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元帝初元元年詔曰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其
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
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
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令諸宮館希御幸者
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二年六月關東饑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曰歲比災
害民有菜色慘怛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
賜寒者衣公卿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

三年夏旱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

五年詔曰迺者關東連遭災害其令大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毋乏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永光二年詔曰間者連年不收四方咸困元元之民勞於耕耘又亡成功困於飢饉亡以相救朕爲民父母德不能覆而有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

成帝永始二年詔曰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石更欲爲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

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

衷帝卽位詔曰迺者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敗壞廬舍已遣光祿大夫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

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爲百姓困乏獻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斗受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萬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爲置醫藥賜死者

一家六戶以上葬錢五千四戶以上三千二戶以上二千罷安定呼池苑以為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

以上並本紀

振貸

附振林

文帝元年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本紀

文帝出帛十餘萬匹以振貧民

賈山傳

後六年大旱蝗發倉庾以振民

本紀下同

武帝元狩三年有水災郡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

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相救迺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

食貨志

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吏民有振救饑民免

其尼者具舉以聞

本紀

是時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焉

食貨志

河內傷水旱汲黯矯制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

汲黯傳

昭帝始元元年遣使者振貸貧民無種食者

元鳳三年詔曰迺者民被水災朕虛倉廩使使者以振困乏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令樂府減樂人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

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地節三年詔曰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

以上並本紀

元帝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又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六月以民疾疫省苑馬以振困乏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飢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本紀又食貨志云天下大水關東十一郡尤甚減關中卒

五百人轉穀
振貸困乏

二年詔以水衡禁園宜春下苑少府飲飛外池嚴饗池田假與貧民六月關東饑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曰歲比災害民有采色已詔吏虛倉廩開府庫振救賜寒者衣

永光元年赦天下今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

成帝河平四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其為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構檀葬埋已葬者與錢人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謹遇以文理無令失職

鴻嘉四年渤海清河河溢被災者振貸之

永始二年詔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為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

哀帝即位河南潁川郡水災賜死者錢三千

以上並本紀

釋逋貸

文帝二年民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

武帝元朔元年諸逋貸在孝景後三年以前皆勿聽
治

昭帝始元二年詔所振貸種食勿收責

元鳳三年詔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
郡受牛者勿收責

宣帝元康元年所振貸勿收

神爵元年所振貸物勿收

元帝永光四年所貸貧民勿收責

成帝建始三年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

河平四年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

鴻嘉元年逋貸未入者勿收

四年逋貸未入皆勿收

永始二年所振貸貧民勿收以上並本紀

西漢會要卷五十五

西漢會要卷五十六

宋 徐 天 麟 撰

兵一

南北軍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刑法志

高祖崩呂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張辟彊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如此則太后心安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我即崩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

爲人所制太后崩祿產顯兵秉政因謀作亂太尉勃
合寄給說祿曰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祿然
其計諸呂老人或以爲不便計猶豫大將勃欲入北
軍不得入襄平侯紀涌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勃北
軍勃復令說祿祿遂以兵授太尉勃勃遂將北軍然
尙有南軍勃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
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爲亂殿門弗內朱虛
侯章擊產殺之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云云見呂后紀及外
戚傳徐天麟按唐李揆云漢以南
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
文帝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本紀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百官表

章交公車入滿北軍劉向傳如淳口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

書者獄上章于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

軍正丞胡建傳師古曰南北軍各有軍正正又置丞

武帝使任安護北軍史記任安傳

戾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

軍門不肯應太子劉屈氂傳

北軍錢官史記任安傳安答辱北軍錢官小吏

江充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

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

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名近臣侍

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

于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

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江充傳

公孫敬聲坐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下獄公孫賀傳

大司馬霍光薨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

陵以送其葬本傳

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本傳

黃霸為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本傳

胡建守軍正丞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

斬之上奏以聞本傳

衛將軍軍

高帝五年王恬啟以衛將軍擊陳豨功臣表按蔡質漢儀云漢興置

衛將軍典京師兵衛四夷屯警

文帝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見南北軍條

二年罷衛將軍軍文紀

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文紀

車騎將軍屯兵

孝宣地節三年罷車騎將軍屯兵本紀徐天麟按蔡質漢儀云漢興置

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典京師兵衛四夷屯警

西漢書卷五十三

七

右將軍屯兵

孝宣地節三年罷右將軍屯兵本紀

期門羽林

光祿勳屬官期門羽林皆屬焉期門羽林皆宿衛官故屬南軍期門

掌執兵送從服虔曰與期門下以微行後遂以名官東方朔傳云微行常用飲酎以入九月

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武帝

建元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

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

石羽林掌送從師古曰羽林亦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次期門漢儀曰羽林府次虎賁府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

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號曰羽

林孤兒宣紀注云少壯合從軍羽林有令丞宣帝合中郎將騎

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百官表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期門羽林以材力為官名將

多出焉地理志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郡西河如淳曰醫巫商賈不得與也

羽林黃頭郎枚乘傳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

甘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于等

倫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本傳

霍光都肄郎羽林霍光傳

都郎羽林燕刺王傳

衛士

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屬官有衛士旅賁令丞又諸屯衛侯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百官表

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

人本紀下同

宣帝即位長樂宮初置屯衛

元康元年冬置建章衛尉

元帝初元三年罷甘泉建章宮衛

執楯執戟武士騶惠帝紀

諸廟寢園祭祀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元章

成傳

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王尊傳

蓋寬饒為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衛卒

數千人願復留共更一年蓋寬饒傳

中尉兵

中尉掌徼循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左右京輔都尉

尉丞卒皆屬焉百官表

文帝拜馮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本傳

武帝元鼎六年發中尉卒擊呂嘉本紀

城門兵

西漢會要卷五十三

五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百官表師古曰八屯各有司馬

也
十二城門候百官表師古曰門各有候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是也

武帝征和二年以太子在外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劉

屈

張安世為衛將軍城門北軍兵屬焉本傳

孔光為太師領城門兵孔光傳

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

軍元后傳

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同上

平阿侯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杜鄴傳又元后傳

司隸校尉

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干

二百人補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百官表

七校

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刑法志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

聲虎賁凡入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士也

飲飛射士

少府屬官有左弋合武帝更名為飲飛掌弋射百官表宣

帝紀注服虔曰周時渡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飲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

宣帝神爵元年發伏射士詣金城本紀

元帝永光二年發迹射伏射者擊羌馮奉世傳

輯濯士

水衡屬官有輯濯令丞百官表如涪日船官也

戾太子矯制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邱成劉屈氂傳

胡越騎

越騎校尉掌越騎越人內附以為騎也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

不常置百官表按胡越騎皆已在八校之數自昭宣以後或以他官兼領故別見此一條

自昭帝時霍山以奉車都尉領胡越兵霍光傳

元帝永光二年發二輔河東宏農越騎擊羌馮奉世傳

成帝時金涉為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輔騎金日磾曰胡越騎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是也

羌騎

宣帝神爵元年發羌騎詣金城本紀

元帝永光二年發呼速索噶種擊羌馮奉世傳

材官

漢興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國刑法志按漢官儀云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闕躡

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各有員數平地用輕車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

高帝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惠帝七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

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以上並本紀

鼂錯上言兵事曰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本紀

爰盎以材官蹶張遷為隊帥同上

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鴈門本紀

武帝元光二年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擊單于本紀

本紀

王恢擊匈奴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

中韓安國傳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

金城本紀

大司馬霍光薨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

陵以送其葬本傳

輕車

惠帝七年發車騎詣滎陽本紀

馮唐拜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本傳

鼂錯上言兵事曰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本傳

宣帝本始二年調關東輕車銳卒救烏孫本紀

發材官輕車送霍光葬霍光傳見上材官條

騎士

高后五年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武帝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

宣帝神爵元年發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

士擊西羌並本紀

王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本傳

樓船

外有樓船刑法志又漢官儀見上材官條法

枚乘說吳王曰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也遣羽林黃

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枚乘傳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

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本傳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

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濯音直孝反

吳王代江陵之木以為船伍被傳

伍被為淮南王畫計曰有尋陽之船同上

閩越王入燔尋陽樓船嚴助傳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

武帝建元三年嚴助浮海救東甌嚴助傳

粵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

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元鼎五年南越反因

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之食貨志

元鼎五年南越王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

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瀆水歸義越

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中為下瀨將軍下

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餘萬人越馳義侯

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本紀

卜式願與博昌習船者擊呂嘉本傳

武帝欲伐閩越淮南王安諫曰越處谿谷之間篁竹

之中習于水鬪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今發兵

挖舟而入水水道上下擊石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

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擊之會天暑多雨樓

船卒水居擊權未戰而疾死者過半云云嚴助傳

元鼎六年東越王反攻殺漢將吏遣橫海將軍韓說

中尉王溫舒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又

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奴將軍趙破奴出合

居本紀

東越數反拜買臣為會稽太守詔到郡治樓船備糧

食水戰具朱買臣傳

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朝鮮傳

傳

屬國騎

武帝遣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張騫傳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廢屬國六千騎期

西漢會要卷五十六
至貳師取善馬

李廣利傳

屯田卒

武帝元鼎五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

食貨志

孝武征四夷開西域自燉煌西至鹽津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

外國者

西域傳

宣帝地節二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喜將免刑罪人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後收吉喜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

西域傳

趙充國至金城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至四月草生發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

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八金城郡

本傳詳見屯田條

元帝建昭三年甘延壽陳湯矯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鄯支單于

本紀

西漢會要卷五十六

西漢會要卷五十七

宋 徐 天 麟 撰

兵二

教閱

武帝太初二年令天下腰五日本紀如淳曰立秋

殺也師古曰續漢書作軀劉腰劉義各通耳漢儀注云立秋之日斬牲于郊東門外以薦陵廟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軀劉兵

霍光都肄郎羽林霍光傳

都郎羽林燕刺王傳師古曰謂大會試之

九月都試翟方進傳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
延壽衣黃紕方領駕四馬傳總建幢檠植羽葆鼓車
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檠戟五騎為伍分左右
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鼓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
壽車噉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
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
輦居馬上抱弩負簡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及治
飾車甲三百萬以上于是蕭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
道坐棄市

韓延壽傳

絲戍

秦用商鞅之法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
力役三十倍于古漢興循而未改食貨志又昭紀如
涪注云天下人皆
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諱絲戍也雖丞相子亦
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成
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任一歲不更諸不行者出錢
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漢初因秦法而
行之後遂改易有
論乃戍邊一歲耳

高后五年初令戍卒歲更史記將
相年表

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鼂錯
傳

文帝減外徭賈山
傳

十三年除戍卒令史記將
相年表

景帝後二年省絲賦本
紀

武帝賜卜式外繇四百人卜式傳蘇林曰外繇謂成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

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

元狩三年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

天漢元年發謫戍屯五原

昭帝元平元年減外繇

宣帝五鳳四年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以上並本紀

淮南之地縣屬於漢其吏民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

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賈誼傳

蓋寬饒身為司隸子弟常步行戍邊本傳

調發羽檄

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本紀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

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

文帝二年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史記本紀漢書無國相二字

齊王欲發兵誅諸呂魏勃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

驗也史記齊悼惠王世家

御史中丞劾奏野王持虎符出界歸家馮奉世傳

淮南王盜寫虎符賈捐之傳

武帝建元三年東甌告急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

符召兵郡國乃遣嚴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

法不為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嚴助傳

辰太子以節發兵

武紀征和二年

七國敗弓高侯告膠西王卬曰未有詔虎符擅發兵

王其自圖之卬遂自殺

吳王濞傳

公孫戎奴為上黨太守發兵不以聞免

功臣表

段會宗為西域都護以擅發戍已校尉之兵乏興有

詔贖論

本傳

黎扶為東海太守行過擅發卒為衛當斬

功臣表

選募

勇敢奔命伉健募士

武帝天漢四年發勇敢士出朔方

本紀

趙王彭祖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

景十三王傳

李陵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

昭帝始元元年募吏民及發健為蜀郡奔命擊益州

本紀注云常兵不足故權選取精勇聞命奔走故謂之奔命

灌夫伐吳王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

灌夫傳

宣帝本始二年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射者皆從

軍

本紀

神爵元年發應募詣金城

本紀

趙充國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

本傳

元帝永光二年發募士萬人擊西羌

馮奉世傳

平帝元始二年募汝南南陽勇敢吏士三百人諭說

江湖賊本紀

發謫徒七科謫惡少年亡命弛刑

高帝十一年擊英布赦天下死罪令從軍

惠帝三年發諸侯王徒隸二萬人城長安

武帝元狩三年發謫吏穿昆明池本紀師古曰吏有罪者罰而役之

元鼎五年呂嘉反遣路博德皆將罪人越馳義侯遺

別將巴蜀罪人咸會番禺

元封二年四月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遣楊僕荀

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

六年赦京師亡命令從軍以上並本紀

太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郡國惡少年數

萬人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李廣利傳

太初元年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本紀下同

天漢元年發謫戍屯五原

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本紀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

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

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昭帝元鳳元年武都氏人反發三輔太常徒皆免刑

擊之

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六年募郡國徒築遼東元菟城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詣金城以上並本紀

行伍部校

什伍俱前鼂錯傳師古曰五人為伍二伍為什

李廣擊胡行無部曲行陣本傳注引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校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馮唐曰士卒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馮唐傳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五五相保之符信也

韓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五騎為伍本傳

什器平帝紀天下吏民亡得置什器師古曰軍法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之

具為什器亦猶今之從軍作役者十人為火共蓄調度也

傳校衛青傳傳校獲王師古曰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

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陳湯傳師古曰一校則別為一部軍故稱校耳

諸校韓信傳師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營

校司馬南粵傳校司馬蘇宏

部勒行陣陳湯傳

王尊坐擅離部曲會赦免本傳

壁壘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百官表

文帝勞軍細柳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

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

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

亞夫乃傳言開壁門

周亞夫傳

李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

本傳

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

賈區建斬之遂上奏曰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

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味死以聞

胡建傳

京師兵器

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

高紀按三輔黃圖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

中尉屬官有武庫令丞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

丞

百官表注云若盧主藏兵器考工主作器械

工官

地理志河南南陽濟南泰山潁川河內蜀廣漢等郡皆有工官徐天麟按工官雖在外郡而所作器械實輸京師故武帝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贍之也

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子為令

魏相傳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贍之

食貨志

戾太子矯制發武庫兵

劉屈氂傳

成帝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乳母王阿舍母

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

皆度大司農錢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

任其事然後蒙之臣請收還武庫

母將隆傳

羽林孤兒教以五兵

百官表師古曰五兵謂弓矢及矛戈戟也

郡國兵器附錄

高帝八年令賈人毋得操兵乘騎馬

本紀

鼂錯說文帝募民徙塞下曰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

蘭石布渠荅

鼂錯傳如涪曰蘭石城上雷石也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贍之

食貨志

武帝時公孫宏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吾邱壽王對不

便上以難宏宏訕服焉

吾邱壽王傳

昭帝始元五年罷天下馬弩關

本紀注云漢法弩十石以上不得出

江都王建聞淮南衡山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

兵器鑄將軍都尉印遣人通越

江都易王傳

膠東康王聞淮南王謀反私作兵車鏃矢戰守之備

景十三王傳

成帝陽朔三年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殺長吏盜庫

兵

本紀

鴻嘉二年廣漢男子鄭躬等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

本紀

永始三年山陽鐵官徒蘇令等反盜庫兵

本紀

燕王旦反詐言受武帝詔得領庫兵飭武備

武五子傳

平帝元始三年陽陵任橫等盜庫兵攻官寺本紀

上郡庫令成帝紀建始元年注云北邊郡庫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

南郡發弩官主教放弩地理志

雜錄

文帝時鼂錯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
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
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坵阜艸木所在此
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
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
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

相近平地淺艸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
當一萑葦竹蕭艸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
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
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
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
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
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
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
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
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

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疆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

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

其長技衡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鼃錯傳

蘭石鼃錯傳具蘭石如涪曰城上雷石也

渠苔鼃錯傳布渠苔蘇林曰渠苔鐵蒺藜也

遊弩鼃錯傳遊弩往來

大黃李廣傳以大黃射其裨將服虔曰黃肩弩也

連弩李陵傳發連弩射單于

刁斗李廣傳孟康曰以銅作鐃受一斗晝炊飯夜擊持行名曰刁斗

壘石李陵傳師古曰壘音盧對反

西漢會要卷五十七

